



情牽 关门山

王增福◎著

小说以文山宝和比他年长六岁的冯香兰的爱情纠葛为主线，全景式展开了辽南农村经济改革深化和发展的前景。

中国文联出版社

情

牵

关门山

QING QIANG GUAN MEN SHAN

◎王增福一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牵关门山/王增福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8

ISBN 7-5059-5332-X

I.情… II.王…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6792 号

书 名	情牵关门山
作 者	王增福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 晶
责任校对	师自运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90 千字
印 张	16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332-X
定 价	26.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主要人物表

文山宝——大学生，致力于毕业建设家乡

冯香兰——（女） 农民，文山宝之未婚妻，勤劳致富典型

陆仁富——村委会主任、文山宝之养父、冯香兰之姨父

王天庆——村支书

马桂清——（女） 农民，蔬菜种植大户

高宝贵——马桂清丈夫，无赖式的人物

陆文财——文山宝初中同学，陆仁富侄子、王天庆姑爷

王玉勤——（女） 文山宝初中同学，陆文财妻子、王天庆女儿

王少平——文山宝初中同学，王玉勤本家侄子

许桂凤——（女） 文山宝初高中同学

刘书蓉——（女） 文山宝大学同学

范天福——农民，烈士

姚翠红——（女） 范天福之妻

柴振清——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文山宝的老师

文秉坤——农民，文山宝之父

黄娅娣——(女) 文山宝母亲

于寒梅——(女) 陆仁富妻子、冯香兰姨妈、文山宝之干娘

李浩然——副县长,王天庆外甥

许二拐——农民,勤劳致富典型

王喜申——农民

谭 伟——警察,冯香兰高中同学

路明芝——谭伟之母

冯敬儒——香兰之父

序

新时期新农村的多彩画卷

读《情牵关门山》，就像当年读了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孙犁的《铁木前传》等作品时得到的精神愉悦和审美享受一样。从作者对农民的历史与时代命运的了解深度，观察与展望农村远景视角的高度，塑造人物形象和挖掘、展示人物心灵世界的力度，作品表现地方特色的强度，驾驭农民语言的广度和熟练程度几个方面来审视，我觉得，这部《情牵关门山》，是可以与上述一系列经典作品站到同一个队列里的。

首先，作者的立脚点，或者说作者的思想境界是很高的。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指导思想，是如何发动关门山老中青三代人携起手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引导全村人、全乡人尽早实现小康的美好理想，而绝对不是促使乡亲们回头走老路，重建“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私有经济，为少数富人唱赞歌。贫寒的农家子弟文山宝拼死拼活地上大学，不是为了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而是要掌握现代农业管理科学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彻底改变故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从辽东山区来到渤海湾第二故乡关门山的良家女儿冯香兰，先开饭馆后建油脂加工厂，也是与心上人文山宝怀着共同的理想，奔向统一的大目标，而不是只为自己建立一个安乐窝。王天庆和陆仁富这两个多年当领导，饱经时代风雨洗礼与磨砺的关门山的顶梁柱，终日盘算的是如何动员全村人的力量，在能者的带领下早日建起蔬菜大棚，饲养大批的绒山羊，兴办饮料厂、油脂加工厂等大业。最令作者激动不已的是如何在

序



柴教授指导下让文山宝胜利实现关门山村十年经济发展规划。作者对关门山的山山水水怀有赤子般的深情,但他不是为个别富裕户的小康日子而陶醉,而是为全村日新月异的变化而纵情高歌。作者笔下对关门山一年四季的山水风光都充满诗情画意的精心描绘,充分昭示他是全村人的美好理想与愿望的表达者。总之,这部小说自然地、毫不张扬地、隐蔽巧妙地表露出作者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高洁的情操。这一点是作品取得成功的关键,正如孙犁老人所说:“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情操就是对时代的献身精神,是对个人意识的克服,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是一种净化的向上的力量。”(《贾平凹散文集序》,1982年6月)

当然,小说创作不是抽象的政治宣传,不是新闻报道,不是理论说教,而是以真、善、美的思想感情,对人们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它是通过鲜活的、生动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感化读者。简言之,小说创作是严格地按照艺术规律办事的。这部《情牵关门山》是一部很耐读的小说,它之所以具有一种令人爱不释手的巨大魅力,主要是因为作者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真功夫。全书写了几十个人物,其中个性鲜明,音容笑貌生动逼真,呼之欲出,具有重要典型意义的人物也有十几个。你看那个美丽、聪慧、文静、多情、善良,富有魄力和开拓精神的冯香兰,是何等的可爱,令人仰慕!特别是在终身大事的问题上,她能多方面地设身处地地为她钟爱的人的前途着想,舍弃个人利益,在感情上作出重大牺牲。这种内在的心灵美要比仪表美更可贵。这也是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体现。香兰的心灵美和道德力量,是要比范灵芝(《三里湾》)、徐改霞(《创业史》)、孔素贞(《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高上一筹的。

你再看看那个早熟早慧的文山宝,委实是山乡的宝贝。他自幼就懂得孝敬父母和长辈,为二老操心,支撑家务,与乡亲们同甘共苦。为了卫护正义,保护香兰姐不受无赖高宝贵欺侮,他两肋插刀,挺身而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与无赖展开了生死的搏斗。此事是全书的亮点,也是主人公的英雄之举。然而,山宝却因失手将坏人误打成重残。

为此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入狱坐牢近十个月。不过，难熬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把他压垮，而是使他更加坚定，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并且对未来充满了自信。出狱后，他比原来更加发奋地学习，最后竟然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更为可贵的是，他上大学并不是为了逃出穷山沟，而是为了真正学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领，彻底改变家乡落后的现状。这种不同凡响的所作所为，真是令人肃然起敬，啧啧称赞。应当说，他像半个多世纪前蛤蟆滩上的梁生宝（《创业史》）一样，是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英雄形象。而他对香兰姐专一的爱情，海枯石烂心不变的美德，更加闪烁出社会主义新人的璀璨之光，让读者真真切切地感悟到他的灵魂和品德的冰清玉洁。

人物形象是小说的生命。一个作家，如果一生写出几部、十几部，甚至更多的小说，但却未能献给读者一二个有血有肉，极富生命力的典型人物形象，那他就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我毫不夸张地展望，增福笔下的文山宝、冯香兰两个富有个性和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必将像上述那些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样，在新时期农村题材的小说天地中占据领先的席位。

这部小说如果只写活了文山宝、冯香兰两个人物，那还不能充分展示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才华。事实上，围绕着山宝和香兰撼人心弦的爱情和携手共建家乡的动人故事，作者还笔酣墨饱地塑造了王天庆、陆仁富、马桂清、陆文财、王玉勤、许桂凤几个代表老中青三代新农村建设者的美好形象。这几个人物个个都写得个性鲜明，活龙活现，显示出作者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多方面的人生经验。凭公道和稳重站稳脚跟的支部书记王天庆心地宽厚善良，时刻关心群众，全心全意领导村民风风雨雨奋斗了几十年，但对改革中出现的某些新问题想不通，思想处于极大的矛盾中。不过，他并不甘心落后，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他要努力赶上时代潮流。思想问题一旦解决，便又像年轻时那样风风火火地率领乡亲们，向着集体富裕的大目标奋进。同样，陆仁富胸怀的宽广和侠义；爱情和家庭生活很不幸的马桂清的善良、泼辣，仗义疏财；中学毕业后立足家乡的女青年王玉勤的豪爽、坦诚，讲义气、图进取的

序



假小子秉性；充满了乡长女儿的政治优越感的许桂凤逞强好胜的骄娇之气；陆文财的埋头苦干精神和诚朴、厚道的人品，都写得实诚可信，让读者想像得出每个人的容颜和声音。作者虽然没有把这些人物放在主要情节线上花费更多的笔墨予以全面地描写，但照样也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一点更能显示作者了解、把握生活的深度和描写、刻画人物的真功夫。这也是我看中这部小说，愿意为其作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伟大的鲁迅先生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当代乡土文学大师刘绍棠阐释他所倡导的乡土文学时，也把地方特色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可见作品的地方特色是何等重要了。增福的这部《情牵关门山》，从地方特色这一点来评估，也是一部上乘之作。那芬芳四溢、满纸飘香的辽南泥土气息，渤海之滨的水光山色，苹果之乡淳朴、浓厚的民俗、民风、民情，不时地掀起我感情的波澜，唤起我对故土无尽的思念。这是我格外喜爱这部小说的又一个原因。

在中外文学史上，凡伟大的作家，都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老舍的作品，具有典型的北京味。赵树理的小说，那是土得不能再土的晋南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满纸都是松花江两岸的黑土味。孙犁的小说和散文，全都浸透了白洋淀的荷香和芦苇的清香味。刘绍棠的运河文学，是“荷花淀派”的清丽、柔媚与“燕赵文化”的阳刚之气兼而有之的北运河味。如今，又有了王增福的《情牵关门山》的辽南味！美哉，五彩斑斓、前程似锦、遍地飘香的中国乡土文学！

郑恩波

2006年4月23日于寒舍

引子

一个年轻人手拎行李，从辽宁省少年犯管教所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迈出大门，他使劲儿眨眨眼皱皱眉，好像这上午九点多钟的太阳光线过于强烈了，把眼睛弄得很不舒服。

回首这庞大深沉的黑铁门，他心头荡起一阵波澜：唉，就是这扇屏障，毫不留情地把人隔成了天堂和地狱。走进去，高墙电网内是封闭、是狭小、是黑暗、是屈辱，是人身自由的丧失。走出来，高墙电网外是开放、是广阔、是光明、是尊严，是人性自由的翱翔。人哪，人！他拧过身子，眼前是一段窄马路。他微微闭上双眼，默默地站在那儿，像是在体味这近十个月的牢狱生涯，像是在思考今后的人生之路，也像是等待亲人的迎接。

其实，他早就知道不会有谁来的。父亲一生佷在大山里，压根儿就没出过几次门；而母亲还不如父亲，自从嫁到关门山就始终在围着这大山转。干爹也不能来，干娘身体不好。能来的只有香兰姐，假如她不走的话。可是她已经走了，他知道她的远离就是不想和自己再见，虽然她是为了自己今后的幸福。

“唉！谁也来不了了。”虽说失望，可他还是举目张望，现出人在困境中所特有的神情：期盼亲人的突然出现，期盼意外的惊喜。然而，这只不过是短暂的片刻，他再次回眸这少管所的高墙、电网、岗楼、持枪肃立的哨兵，然后猝然拧过身子甩开大步，昂然向前走



去。

他今生再也不想看到这监狱。

下了火车乘汽车，他急匆匆地往家赶。只是将近下午两点，他趁等车的工夫在客运站附近买了四张街头馅饼，胡乱吃了几口，也不知啥滋味儿。

他着实太饿了。

这是他有生以来的头一回远行，记得来时坐囚车，满腹的愁苦几乎淹没了一切，根本没心思去想别的，现在除了还能断定和来时大概是同一条道，剩下一无所知。现在，他面色阴冷，仍然是一点儿别的心思都没有，上车很快就闭上了双眼。虽然车上的嘈杂，时而也会迫使他不得不睁开眼睛，但他也只是怔怔地向车窗外看看，而远处那翠绿叠嶂的群山和热闹的都市风情都丝毫打动不了他的心。他很快又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思……

一路上，他在想亲人。重伤高宝贵时，香兰姐那极度恐惧的目光，推上囚车时母亲和香兰姐还有干娘那顿足捶胸的号啕，父亲和干爹那呆滞悲戚的神情，都永远定格在他的脑海中。想起这一幕幕的悲凄，他的心就跟刀扎一样！啊，他宁愿承受一切苦痛，也绝不给亲人带来丝毫的委屈，更不要说不幸。

唉，已经快一年了，也不知父母现在到底咋样。虽然香兰姐探监时说老人都挺好，虽然她每次信中也都说老人不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思念仍是不可遏止地越来越沉，越来越重。在狱中，每逢节日，望着那些比平日好得多的菜肴，他打心头便会油然涌出一股酸楚，随之香兰姐和父母的音容便映入了眼帘……

已经半年多没有香兰姐的消息了，不知她现在哪里，他伸手摸了摸她寄来的最后一封信，好像生怕丢掉似的。其实他用不着再读，已经不知读过多少遍，差不多倒背如流了，只要闭上眼，信中的字字句句便刀刻般清晰展现在他的脑际。只是短暂的片刻，他再次被香兰姐那深情厚谊和顽强毅力所打动。他眼含热泪，瞬间满脑子

都是她那病恹恹愁戚戚的倦容，满脑子都是她伴随在自己父母身边的强自镇定，强作欢颜。然而，最让他耿耿于怀的还是她的离去！多少次了，他恨恨地想：“你走，看你能走到哪儿，不是还没走出中国吗？我非得找到你不可！哪怕是天涯海角。”几个月来，他就这样经常难以自己地琢磨。现在，他紧抱双臂，紧咬牙关，仍然是这忿忿的样子，阴郁的双眼在喷火。

是啊，他才不足二十岁，毕竟年轻气盛。



傍晚时分，一群学生沿着山梁的斜坡徐徐而行，走在前面的文山宝耷拉着脑袋，加快脚步，抢先登上了小山梁。他轻轻喘息着，抬头眯起双眼，凝神远眺。

落日的余晖将这冬季土黄的景物染尽橙黄，仿佛一幅苍茫壮阔的油画。放眼处，山水环绕的高山脚下是自己的家，关门山人多少年来就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村庄三面环山，西南临水，关门山仿佛母亲舒展丰满的双臂把儿女紧紧拥揽在自己的怀里。一条从山嘴涌出的淙淙溪水，沿村东河道蜿蜒伸向山外，伸向三十里以外的大海。一条大道顺着溪流飘带般盘旋起舞，而路的两侧又横亘着一个大山外的热闹世界。

寒冷的北风在山梁上盘旋起舞，身上蓝棉衣也在不停地抖，同伴们不约而同缩起脖子裹紧了棉衣，而文山宝全然不理这肆虐的寒风，瘦削偏高的身骨如石雕般伫立。他的目光仍在远处，但已渐渐有些呆滞迷离了。

想什么呢？噢，他仍在想今天下午发生在学校的那出憋屈事儿。

说来话长。元旦休息，文山宝表面上一如往常：写作业，干农活，然而，内心里却有生以来头一次经历了激烈的碰撞。

自从去年秋天升入海浪中学，班主任就安排他当副班长，后来民主选举虽然他得票居首，可班主任老师铁犁还是让他当班副，那班长还是许桂凤，这让文山宝心里很不是滋味儿。要知道，他是从小学就一直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班长、少先队大队长的光环始终闪耀在身。虽然铁老师当场解释了一大堆，但他还是在心里嘀咕：“拉倒吧，说那些好听的干啥！直说她爹是乡长，打溜须得了呗。”瞥一眼坐在前边的许桂凤，后脑勺那根不长的小辫耷拉在白碎花衬衣中间，又黑又粗的活像马尾巴。假如这马尾巴也会摆动，那一定就像她现在的模样，洋洋得意，不可一世。想着，他那心就酸溜溜的，目光流露的满是鄙夷和厌恶。

陆文财、王少平与文山宝同村，打从小儿一起光屁股长大，那种亲密劲儿就不用说了；噢，还有位女生——王玉勤，至于农村那牛屈屈圈套圈的亲戚关系，他们似乎早就把它撇脑后去了。七年同窗，风吹雨淋日头晒，山宝无形中成了他们的主心骨；就连年长他两岁身材像棒小伙儿的文财，也是甘拜下风。你想，山宝受委屈，那还了得！放学的路上，大家沉闷不语都憋着一口气，一个个只顾踢踢蹴蹴地往前走。

终于，王玉勤憋不住了：“哎，山宝，咋不说话？就这么把气儿窝肚里啦？哼，看我咋收拾她！”她那尖利的话音，在这寂静的旷野里显得格外响亮。

“咋收拾呀？”文财故意引逗她。

这姑娘生来就是假小子性格，充满山村的野性，讲好恶那是老鸹落在雪地上——黑白分明。打小她就对山宝好，干啥都愿意跟他在一起，对此她也毫不隐讳，任人说三道四。倒是这一半年不知从啥时开始，她很少称呼山宝其名了，张口“哎、哎”的，偶尔还带有点儿害臊。简捷亲昵地用一个“哎”来替夫妻或心上人的称谓，这在东北不少地方都是常有的。对王玉勤心存好感的文财早就留意了她这点儿心思，也看出了山宝对她的不冷不热，由此当然不肯放过任



何下手的机会。

实心眼儿的王玉勤上哪能知道文财的鬼心眼儿，还在劲头十足地大声叫嚷：“咋收拾？赶明儿个找碴儿跟她干，非治治她不可！”

这丫头，心热就像红辣椒，让人品味着特有的香味儿，享受着火热酣畅的爱意；可厉害起来更像红辣椒，呛得人不透气直咳嗽。东北农村的语言也很有意思，判定这种人用三种名称：一般称为直性子，剧烈些的称为直筒子，过分的就骂作直肠子驴。她当然是直性子了。

论辈分，少平是玉勤的远房叔伯侄，得称她为姑姑。他生性言语不多，主意却很正。眼下他表情平静自顾前行，仿佛无事一般。倒是靠山村的樊振宇不知就里，傻实惠地说：“明着打架不行，那咱没理！”

“你呀，太实惠。”文财献殷勤说，“要说啊，咱来给你支招吧。”

不知咋的，玉勤今天看他就犯相，马上一撇嘴：“啧啧，留你那两下子给铁犁支招去吧！”

文财不禁一怔，别看他嘴皮子溜，可在玉勤面前那是整个的软皮蛋。他有些挂不住脸儿了，气恼地说：“给他？哼，跟他家就那么回事儿。他当老师，我爸都撇大嘴。”停了一下，忽然他又红起脸儿说，“哼，八竿子打不着也得叫个亲戚，我爸最看不上他那牛×烘烘的劲儿。有一回在镇上走碰头他爱搭不理的，气得我爸回家就骂：‘看他那熊样儿，顶个绿帽子还不觉病哩，牛烘啥！’”

当地十多岁的少男少女都明白绿帽子是咋回事儿，冷丁听到这新鲜词儿，忍不住异口同声追问起缘由。

文财嗫嚅说：“我，我也不知道，反正光听说……”

山宝说：“文财，怕啥？咱这帮哥儿们你还信不过呀！”转而又面向大家：“说好了，保密，谁传出去大伙儿收拾谁！”

山宝跟文财是至亲，彼此心里也都格外有一层，况且大家也都觉得言之有理，立刻纷纷应和。

文财嘶啦半天，红着脸儿说：“告诉你们啊，不兴往外传。传出去别说我跟他没完！”大家那值得信赖的目光似乎鼓起了他的勇气，但他还是向四周撒眸了一圈，这才低声说：“他媳妇不是乡妇联主任吗？都说跟许桂凤她爸有一腿，谁知道真假。”

“噢，原来是这样！”这时，蔫巴少平开了腔儿，“这么说铁老师得改名儿了？”他左右瞅了瞅同伴们巴望的目光，轻飘飘地说：“我看就得叫‘铁绿’了。”

大家立刻就明白了，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路边树梢发颤，鸟儿发毛。樊振宇高高竖起拇指，模仿电影《地道战》里伪军汤司令的德行，狂喊：“高！高！实在是高！”

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文财的担心并非多余。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学校组织劳动，抬附近的沙石土垫操场。王玉勤和许桂凤个头相仿，她乐乐呵呵主动上前和她凑成了一副担子。她让许桂凤在前自己殿后，大扁担抬起中间装满五六十斤黄土的大抬筐，往来穿梭，劲头儿十足。王玉勤自恃健壮，而有些单薄的许桂凤开头还行，过一阵儿便浑身是汗，气喘吁吁，细嫩的肩膀也肿了，火烧火燎的。

一直悄悄看热闹的文财见火候到了，立刻狂呼乱喊：“好！干得好！同学们哪，加油干哪，晚上猪肉大米饭哪！噢……”他这一闹哄，不明真相的也就跟着随梆唱影儿瞎起哄了。

这下王玉勤更来劲儿了。抬过大筐的人都有撇儿，殿后比在前头强。她正好利用殿后的便利，大步流星顶着前边走，而许桂凤吃脚步跟不上趟的亏，已经红肿的肩头再让扁担来回使劲儿揉蹭，疼得更厉害了。她隐约觉察出了对方的不怀好意，堂堂大班长大庭广众之下被人耍，不伤自尊是假话。她猛地撂下扁担，回身急皮酸脸冲着王玉勤低声吼叫：“慢点行不？”

王玉勤盼的就是这个效果。她捋一下汗淋淋贴在额头的湿发，不急不恼地嬉笑说：“快了吗？没觉出来。就寻思班长带头儿，咱咋



的也得陪着好好表现表现哪！”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许桂凤立刻就明白，自己千真万确被人耍了。碍于脸面，她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强忍着甩甩右臂，余怒未尽地白了对方一眼，气哼哼地低声说：“行了，留着你那好吧！”

王玉勤逮着话把，立刻摊开两手状似无奈，冲着大家伙儿喊：“哎，这不是好心成了驴肝肺嘛！你自己像个秧子似的不行事儿，拿我撒啥气？”

这下子，用陆文财的话说，许桂凤那火气可真是叔（孰）可忍，而婶不可忍喽，她气急败坏地冲王玉勤吼道：“姓王的，少来漂亮嗑儿！你以为谁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哪！”

“你说我安的什么心？嗯？姓许的，今天不说明白，跟你没完！”王玉勤凑上前挑衅，手指不停地戳点着她的鼻子尖，就差没碰上了。

“噢……快来哟，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喽！”文财扎煞开双臂，狂呼乱喊。然而，他这回的喊叫却没多少回应，眼瞅着几个女同学一拥而上，硬是把这场将要燃起的战火给熄灭了。

遗憾的是，大家能分开她们的身却堵不住她们的嘴，二人依然你来我往，吵骂不休。直到铁老师赶来，好歹才算把这对儿针尖麦芒给镇住了。

这，让文财十分扫兴。

新组建的班级，众目睽睽之下班长带头闹出这种事儿，铁老师带着气儿，立刻就找她俩谈话。

许桂凤低头不语，王玉勤偏不让劲儿，口中嘟囔：“我没有错！”

“那好，说说你的理儿。”铁老师颇有耐性。

王玉勤不管三七二十一，噘里啪啦一口气，抖搂个一干二净。

铁老师没了辙，转而向许桂凤核实。从未吃过哑巴亏的许桂凤，肚子都快气炸了，既然撕破鼻子挠破脸了，那也就没啥可顾忌的了，于是大声说：“有她那么干活的吗？啊！在后边使劲儿顶人家，